

认识叶廷芳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。那时候，国内对海外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种思潮和著作的介绍很多，许多以前人们陌生的名字逐渐被熟悉。我和太太高宁，那时刚到人民日报工作，而高宁的工作单位是文艺部评论组，范围是报告文学和外国文学，于是和德国文学专家叶廷芳产生不少交集。他有些重要活动，比如中德文化交流的酒会、展览、报告会等，都热情邀请我们参加。

那时卡夫卡是人们热衷的对象。小青年如果不了解卡夫卡，会觉得很丢人，很落伍。而把卡夫卡引进中国的，正是叶廷芳。他让这位奥地利作家，以及迪伦马特、布莱希特等德语世界的文学巨匠，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、荒诞美学等概念，一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。那些年，叶廷芳出了很多书，我们经常收到他的签名本。他有着许多头衔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、中北欧文学研究室主任；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、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、名誉会长；《外国文学评论》编委、同济大学社会科学院报编委等等，这是社会对他在这个领域卓越贡献的肯定。

叶廷芳不仅是外国文学、特别是德语文学专家，也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。他关于文物保护，特别是保护圆明园遗址，反对重建的文章曾引起巨大反响。作为两届政

协委员，他就古村落保护、农民子弟上学等问题，积极建言献策。2007年，他与其他28名政协委员联名提案，要求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，调查显示多数人赞成这个提案。现在看来，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！

有段时间，我受聘于《新民晚报》，

在北京约名家为“夜光杯”副刊撰稿。叶廷芳是我的“猎物”之一。每次约稿，他都很痛快地答应，并很快交稿。记得2014年7月，杨绛先生的新著《洗澡之后》即将出版，“夜光杯”让我组织一篇文章，我立即想到叶廷芳。他先答应写一篇短文，但几天后，给我的竟是一篇洋洋洒洒的3400字的长文，还附了一张他和杨绛先生的合影。副刊部的同志们非常高兴，在《星期天夜光杯》发了一个整版，标题是《走在人生边上的风景》。每次他出国访问或讲学，我都嘱咐他，别忘了给“夜光杯”写些游记、随感，他都没让我失望。他是“夜光杯”十分倚重的作者。

我们虽然都在北京，但见面并不多。我们的交流主要在网上。我时常收到他转来的各种资讯。他认为重要的，会特别提醒：“这组信息值得挑着看看”“注意这个附件”等等。对一些没有公开报道的“内部消息”，他有时会说，如果是真的，太可

怕了。对一些历史故实，他毫不掩饰他的态度，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我近年写打油诗，也常请他斧正，他每每鼓励我，让我有了持续写作的底气。

本世纪初，我调到残

联担任研究室主任，而叶

就，然后自由发言。与会者的肺腑之言，从不同角度，为叶廷芳画了一幅立体像。我献诗一首并朗诵，诗是写在一幅扇面上的。诗曰：

激情岁月君犹壮，每

有宏文倍警予。

拓荒解构

卡夫卡，忧世

重评马寅初。

独臂偏能

劈碧浪，金喉

亦许唱明珠。

同城十里存知己，还

向青灯讨墨余。

首联写八十年代的他，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好文章。颔联写他文学成就和质疑独生子女政策的贡献，颈联写他善泳和善咏，末联写常向他约稿。

最后一次收到他的邮

件，是2020年2月5日，

这时才知道他病了：

去年上半年，我回到

浙江衢州，七月生病了！

首先发现结肠癌！我发现

手术期间血压和血糖过高。但是出院后的早晨，发生了心脏病！于是我去了医院抢救，最终在医院呆了四个半月！我减掉了20公斤！血压下降到九十！今年病毒流行，希望大家都安全。

最后，他嘱咐，不要回复。我听说他一度身体不好，但不知竟然有这么多病。让他好好静养吧，我老老实实遵嘱没有回复。

从那以后，是连续不断的疫情。我打过几次电话，他都没接。我不敢打扰他，也没去看他。现在他走了，我想起这些往事，写下来，算是献到他灵前的一束小花。

获知自己有几篇文章上了中考语文试题，还是来自于一位朋友。

朋友有一个正在上初三的女儿。一次她为女儿上网搜索语文中考试题，竟看到有几篇文章是我的署名，是否会同名同姓？遂打电话核实。确认后的某一日，朋友携女儿正儿八经光临寒舍，说是登门请教。她递上几篇署有我名字的“阅读理解”试题：《母亲也有九条命》《拿什么奉献给你》《人生也有时令》《情感扶手》《我走给你看》，鄙人在其他报刊上也发表过不少文章，然而，却惊讶地发现，这几篇全都出自新民晚报的“夜光杯”副刊。我作文向来比较随意，自感推敲不够，这回见考题上自己的文字竟被一句一句“抠”出来分析，惊得汗滴漓漓。接下来的事情就意外了，她俩拿出其中一道问题，能不能说一下，这篇文章作者要表达的是什么？

我很自信，自己就是作者，怎么会不清楚，自然不怕被“考”。待我滔滔不绝地讲完，母女俩竟笑得前仰后合。她们亮出的标准答案居然与我这位作者的表达不符，也就是说如果按我说的答，这题就考砸了。笑过之后，不免有几分尴尬，她们再问题，我便纠结了，生怕自由发挥，误人子弟，毕竟升学要的是统一答案，可明明我是作者呀，这个是不是很无奈？

怀着好奇，键入自己的名字直接上网搜，这才发现成为试题的这些文章，早已被多家报刊转载，其中不乏有《读者》《意林》这样的品质杂志。而最热门的一道试题是2019年1月29日发表在“夜光杯”上的《情感扶手》。于是我也“搭车”蹭一把热度，今年年初我正着手准备书稿，将自己历年发表的文章整理出一本散文集，索性就将《情感扶手》做了书名。前不久书出版了，书的装帧精致有品位，我便将其作为礼品雅赠一些亲朋好友。

不曾料，还产生了意外效应。朋友小玉是一所中学二年级班的家委会成员，她将此书晒在家长群，并添加说明：书中的文章大多发表于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，并有数篇文章入选中考语文试题。这下闹猛了，原来语文老师推荐给学生的课外读物中，经常有“夜光杯”上的文章。精明的家长们立马纷纷跟帖：是否请作者开几堂作文讲座，提高孩子们的作文兴趣。并且请小玉代表家委会与我协商。这下有点为难了，写作与教学是两码事，我没做过老师，自然也没有授课经验。小玉挺能做工作，说：也不必有什么压力，讲讲自己的文章总归可以的吧。

行！人说八十岁还能学吹打，我也该接受新机会的挑战。只是对小玉提出，先从你家儿子开讲，听听反响如何，算是给一个“练摊”的机会，也让小家伙考考我这个作者能不能当一名老师哦。

鸭粥哪里没有？只不过没有电白水东的鸭粥出名而已。

水东鸭粥好吃，全仗一锅好汤。

选乡下四五个月大的足水鸭。把大锅清水用武火煮沸，又用文火调微。加上北芪、党参等温补药材，靠水温慢慢地将下锅的十只光鸭浸熟。

然后将鸭起锅，撇去鸭油，就是一锅好汤。加入新上市的珍珠米熬成富含胶质的稠粥，就是名副其实的水东牌美食了。

粥快煮好时，将鸭血捣碎倒入，滋味更佳。

鸭粥入口即化，齿颊留香；鸭肉爽滑微韧，回味无穷。配上特制的姜醋酱料，独特的鸭肉香味就淋漓尽致。加上鸭仔菜、白灼豆芽，以及捞粉皮，更有丰盛的感觉。

## 水东鸭粥

蔡旭

## 七夕会

人说鸭粥还能治病，益肺肾，消水肿。不知是否可信？我是电白人，我信。水东街头到处都是鸭粥店，家家生意兴隆。据说每间店一天少则卖五六只，多则卖上百只鸭，店里伙计斩鸭都斩到手软。水东鸭粥店不但在茂名各市县成行成市，在广州、深圳也已名声远扬。

我在离水东400公里的珠海，也常到水东鸭粥店帮衬。我喜欢的不仅是它的味道，也喜欢它的招牌。把一种美食挂上原产地之名，确是一个好主意。大家吃到的岂只是鸭粥的美味？令人回味的也在美食之外——

电白人吃到了浓浓的乡情，外地人吃到了水东的名声。

## 叶廷芳先生二三事

张宝林

叶廷芳是中国肢体残疾人协会副主席。我们成了同事。我们一起开会时，我亲眼目睹他为了维护残疾人的权益，大声疾呼，并提出许多好建议。他甚至会做一些别人视而不见、具体而微的小事。比如，有一次我收到他的一份邮件：

昨天有事给海迪打电话，但打不通；发短讯亦未回。是不是她的号码改了？请告。刚从华山回。那里遇无腿英雄陈州，他在无人直接帮助的情况下登上5900多级的华山最高峰——南峰！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持为他举行的研讨会。他29岁。童年孤儿，因爬火车受伤。一直来以卖唱为生，走了近700座城市，攀登了五岳，娶到了漂亮妻子，育有一对儿女。他是山东临沂人，很想见一面海迪，我想应成他的这一健康愿望。

叶廷芳是个大学者、大专家、大忙人，有许多事要做，但路遇一个残疾人，竟然那么详细地了解他的情况，并迫不及待想帮助他。千里迢迢从外地回京，第一件事就找残联的最高领导，急于“玉成”人家的一个心愿。这是多么良善的一颗心！我立即告诉了他张海迪的新电话号码。至于后来他是否联系上了海迪，这位无腿音乐家的愿望实现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相信，他会为这个“健康愿望”尽最大努力。

2016年9月18日下午，叶廷芳邀请我和高宁参加他八十大寿纪念活动。活动在外经贸大学科研楼配楼五层会议室举行。王蒙、张抗抗、关牧村、周国平等二十多人出席。中艺院林琳女士做主旨发言，介绍叶廷芳的成

就，客人要求陪着出去唱歌，你们不会拒绝吧？”

“还有，”她叹口气看看我俩：“假如正式上班，你们能化点妆性感一点穿得更有女人味些么？”

AB看看穿着肥大帽衫的我，我看穿着破烂牛仔服的她，五音不全的两人惊恐地在空中交换了下眼神：这是准备弄哪样？

就在我们心灰意冷想放弃，穿过茂名南路要去二医大蹭饭时，忽然出现了一家名叫“马德里”的咖啡馆。

那时咖啡馆可不多，在普通人眼里更是带点神秘所在。老板好像是从西班牙归国的上海人，衣服笔挺头势清爽，听我们讲完来意，大加赞许：“嗯，大学生自力更生的想法很国际化，我这里呢，也很

国际化，没工资，但小费都归你们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们白天上课，晚上就赶到“马德里”擦桌子刷杯子洗碗倒垃圾点单端咖啡切水果收盘子算账买

单……直到下半夜打烊。当时的上海正在发生经济奇迹，咖啡馆里每天都有各色人等出入。我一上班就盼着赶紧来客人，一来客人就盼着他们赶紧结账走人，可是一个星期过后，只收到过一次小费，五毛钱。每次端着咖啡颤颤巍巍爬上加盖出来的阁楼，我的脑袋总要令人恼火地撞到房梁。

店里原本没服务生，有了

我们后，老板充分发挥唐僧本色，恨不得把他知道的全传授给你们。橙子该怎么切？龙头如何不溅水？怎样擦净一只玻璃杯？什么才是正确的端盘子手势？你们这一代啊被惯坏了，没吃过苦就想挣大钱……而他好脾气的合伙人，永远笑眯眯坐一边，看我辈头脑挑战他。

不过AB性格温和，挺配合他的说教，认真听着从不反驳。为此老板很欣赏也很器重她，当记者来采访时，他特地让AB而不是我，不经意地从“马德里”门口走过，这张照片还曾登在过晚报上呢！

他应该有段长长的故事，可惜我们那时年轻，总觉得他又抠门又啰嗦还挑剔，不知道经营咖啡馆既辛苦又繁琐还发不了大财；而且吧，自打那五毛钱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收到容易。



## 考作者

周珂银



富贵吉祥 (剪纸) 奚小琴作

大学的某一天，我和AB忽然良心发现，觉得大把时间不该只挥霍在空谈、恋爱、逛街、花父母的钱、死读书或跟自己较劲上，要正儿八经找个兼职，过上有追求的大学生生活：自己打工赚学费！

有了这个想法后，我俩立刻两眼放光坐车去了淮海路。

当时正值上海商业迅猛发展期，淮海路商厦崛起，周边更有无数小店……我们想得挺美：这么一路问过去，总有要人手的吧？现实却很骨感：不是没等说完就让我们立马走人的，就是让我们立马走人不要再多说的；倒是有家正在装修、不晓得准备干啥的店，一位优雅女士让我们坐下面试了，不过，她的面试题是：

“如 果正式上

班，客人要求陪着出去唱歌，你们不会拒绝吧？”

“还有，”她叹口气看看我俩：“假如正式上班，你们能化点妆性感一点穿得更有女人味些么？”

AB看看穿着肥大帽衫的我，我看穿着破烂牛仔服的她，五音不全的两人惊恐地在空中交换了下眼神：这是准备弄哪样？

就在我们心灰意冷想放弃，穿过茂名南路要去二医大蹭饭时，忽然出现了一家名叫“马德里”的咖啡馆。

那时咖啡馆可不多，在普通人眼里更是带点神秘所在。老板好像是从西班牙归国的上海人，衣服笔挺头势清爽，听我们讲完来意，大加赞许：“嗯，大学生自力更生的想法很国际化，我这里呢，也很

国际化，没工资，但小费都归你们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们白天上课，晚上就赶到“马德里”擦桌子刷杯子洗碗倒垃圾点单端咖啡切水果收盘子算账买单……直到下半夜打烊。当时的上海正在发生经济奇迹，咖啡馆里每天都有各色人等出入。我一上班就盼着赶紧来客人，一来客人就盼着他们赶紧结账走人，可是一个星期过后，只收到过一次小费，五毛钱。每次端着咖啡颤颤巍巍爬上加盖出来的阁楼，我的脑袋总要令人恼火地撞到房梁。

店里原本没服务生，有了